蜀山劍俠傳/0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六回　觀社戲 巨眼識真人　窺幽林 驚心聞噩耗

下一回▶

雲鳳也沒有在意，走到淩操窗下，棋子落枰的聲音，在這靜夜裏越加顯得清脆可聽，便邁步走了進去。祇見淩操同俞允中翁婿二人，果然在那裏下圍棋，兩家棋子圍在一角，正殺得聚精會神，難解難分，連雲鳳進來也好似不曾看見。雲鳳便將藥罐放下，喊了一聲：「爹爹請用藥。」淩操也沒有朝雲鳳看，隨口答道：「你叫你大哥先喫吧。」允中的棋勢被圍了一大片，連雲鳳進來都沒有看見，祇顧苦想出神，還以爲淩操對他說棋呢，隨口答道：「畢竟岳父名手不凡，就讓我喫這一角，我還是得輸二三十子呢。」雲鳳看他神氣好笑，說道：「也沒有見你這種屎棋，偏高興和我爹爹下。幾曾見棋一輸就是二三十子？」允中聞言擡頭，纔看見雲鳳站在身旁，急忙起身讓座。起身時一慌，袖子帶過去，把棋亂了一大片。淩操推開棋盤，笑道：「賢婿認輸，我們說一會兒話吧。」允中平時少年老成，同雲鳳患難共處了這些日，愛根種得越深。因是未過門的妻子，當着人前，彼此都有些拘泥。祇有晚間送藥來喫這一會兒，室內不常有外人，反倒隨便一些。見雲鳳三不知走了進來，巴不得淩操提議停戰，好同雲鳳說會兒話。便起身答道：「小婿再下，無非也是獻醜。還是請大妹同岳父重擺一盤，小婿從旁學着些吧。」說罷，便將黑白棋子分出，在四角各下上一子，請雲鳳上場。雲鳳道：「你先不用忙，把藥喫完了再說。」這時淩操已將藥飲下。今晚的藥，因爲雲鳳煎得過了火候，允中端起呷了一口，似乎嫌苦。還要再喝時，雲鳳從袋中取出七八個大乾棗兒遞了過去。允中正要伸手去接，雲鳳已然放在桌子上面，將手縮了回去。允中用藥碗遮了面孔，從旁偷偷看了雲

鳳一眼。雲鳳抿嘴一笑，裝作不理會似的將頭偏開，朝着淩操道：「爹爹要沒有事，女兒回房去了。」允中見她剛來就要走，急忙放下藥碗，搶着答道：「天還不甚晚，大妹何必這早就安歇呢？陪岳父下上一盤，再去睡吧。」雲鳳微嗔道：「偏你那麼有閒心愛下棋，我還有事呢。」淩操見這一雙佳兒佳婿情感俱從面上流露，也不去管他二人拌嘴，在旁拈髯微笑，不發一言。後來看出允中的意思是十分不願意雲鳳就走，便幫着留道：「你大哥既要下棋，我已下過一盤了，你陪他下一盤何妨？」允中見丈人也幫他留愛妻，越發得意，現於神色。雲鳳道：「你少得意，不要以爲我爹爹叫我陪你下，我就得下。說真了，你這種屎棋漫說一盤，就是十盤，還不把你殺個落花流水麼？」允中道：「我誠然下得不高，須知詩從胡說來，棋也不是從亂下來麼？凡事如果以爲自己不會，就老不學，以後還有會的日子麼？」雲鳳見他猴急眼巴巴的，也不好意思再公然拒絕，便正色對他說道：「我不是真不和你下棋，是因爲我日間言語不留神，闖了一個大禍，不能不留點神，省得鬧出事來，對不起這裏的主人。我急於要回去，就是這個原因。」

淩操知道愛女聰明持重，輕易不說戲言，料事也極爲透徹，聞言大驚，連忙問故。雲鳳便把日裏許超和湘英拌嘴鬥氣，自己從旁解勸，湘英任性使氣，老早就推說要睡，自己如何留心，從旁守着不離，等她睡熟纔送藥來，前後情形說了一遍。淩操聞言，忙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果然這不是可以大意的，惟願她不是裝睡騙你纔好。你急速回去吧。」雲鳳見父親也和自己一樣疑心，越加心慌，也不還言，拔腳便走。出了房門，祇兩三縱已到湘英樓下，匆匆上樓一看，繡帳低垂，牀前湘英繡鞋仍和剛纔一樣，端端正正放在地下。剛要好笑自己多疑，誰知走近牀前一看，牀上祇剩一堆繡被，哪還有個人影。立刻頭上金星直冒，急出了一身冷汗。忙往後房一看，那丫頭睡得正香。湘英平日所用的一把寶劍連同七星連珠弩俱已不在牆上。再反摸被頭，溫香尚未散盡，尚疑她不曾去遠。便開了樓窗，縱到高處一看，四外寒風颯颯，哪裏看得見絲毫蹤跡。當下低頭略一尋思，也不去喊那丫頭，徑從樓頂縱下地來，去尋淩操商量去了。這且不言。

話說許超持了書信，問明道路，帶了幾件輕便的兵刃暗器，出了山口，繞着山徑小道，直往陳圩走去。到將近黃昏時分，見前面有一個大村寨，打聽行人，果是地頭蛇追魂太歲陳長泰的莊子。及至走到臨近一看，這座村寨前臨湘水，後倚崇山，寨前掘有丈多寬的護莊河，將湘水引進去把寨子四面圍繞，越顯得氣象威武。許超正在四外觀看，那守護莊橋的豪奴見天色不早，剛要把吊橋扯起，忽見許超走來，遠遠喝問道：「你是做甚麼的，跑到本寨探頭探腦？再不說明，我們就要放箭了。」說罷，便有幾個人拿着弓箭，遠遠瞄着許超，做出要放的神氣。許超見這些豪奴狐假虎威，傲張作智，十分好笑。情知陳、羅二人不在寨中，此來無非打個招呼而已，樂得拿這些小人臊臊脾，見吊橋已經

被那些人扯起，便高聲喝道：「你們把吊橋放下，過來一個，我的來意自然會說與你們聽的。」那些豪奴見許超神氣傲慢，不禁大怒，齊喝道：「我們莊主有令，這幾日閒雜人等不許進莊，我們也沒有工夫伺候你。你要是好的，你就泅水過來說吧。」許超聞言，哈哈一笑，腳微點處，已經縱過河來。那些豪奴見許超身手如此矯捷，不禁有些膽怯。爲首的一個便湊上前來問道：「你這人到底是做甚麼的？問你又不肯明說。你要想在這裏賣弄，須知我家莊主同羅九太爺不是好惹的。」許超笑道：「我正要尋陳長泰同羅九兩人答話，你快領我去會他們吧。」那些豪奴聽許超喊陳、羅二人的姓名，罵道：「這廝好大膽，竟敢喊我們莊主的名字，叫你哭不了兜着走！」說罷，便有一個豪奴拿起手中一條棗木短棍掩到許超身後，打算趁一個冷不防將他打倒。許超早已留神，裝作看不見，等到那人將棍舉起快要打到許超頭頂，許超也不轉身，也不躲閃，祇微微將身往左一偏。接着倒退一步，右手肘往後輕輕倒撞過去，在他胸前撞個正着。那人「哎呀」一聲，身子晃了一晃。許超那容得他緩氣立足，時到那人胸前，順勢往上一翻，手背正打在那人面部。跟着反臂回身，右拳起處，那人腮幫子上又着了一下。一個站立不穩，往許超左手正要倒下。許超就勢一扁腿，像踢毽子似的，將那人踢了兩個溜滾。那些豪奴見許超還手打人，各持器械一齊上前。許超剛把先前那人踢倒，見衆豪奴又從後面打來，更不怠慢，將身往下一蹲，一個蹚地連環腿，朝衆人下半部掃將過去。衆豪奴哪禁受得起這一下，被許超打倒了七八個。餘人均不敢上前，面面相覷。

正沒辦法，忽見莊門開處，遠遠跑來一少年。許超正待等那少年近前動手，那人遠遠高叫道：「壯士休要生氣，待我責罰他們。」說罷，已到面前。衆豪奴搶說道：「二莊主來了。這東西渡過河來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就動手打人，將我們打傷了好幾個。快將他捉住，等大莊主回來發落吧。」那少年冷笑道：「平白無故還會有人欺負你們的？」說罷也不再理他們，走到許超面前，深深施一禮道：「壯士因何至此與他們生氣？請看在下薄面，休與他們計較吧。」許超見那人雖然年輕，面目英爽，彬彬有禮，不禁化怒爲禮道：「我名許超，奉了戴家場白、戴二位兄長之命來此下書。不想他們從後暗下毒手，以致動起手來。我也有些莽撞之處，請閣下寬容吧。」那人聞言，微微嘆了口氣，答道：「家兄同那姓羅的日前從呂村回來，原說在莊中候白、戴二位駕到。不料昨日莊外來了一位紅臉道長，口稱要會那姓羅的，那姓羅的卻不敢出去見他，由家兄將那道長敷衍走了。今日一早起來，家兄同姓羅的便變了主意，不在莊中等候，如今到呂村去了。壯士的書信如願留下，我自會着人送去的。」許超道：「這倒不敢勞駕，令兄既不在莊中，我還是到呂村投信便了。」說罷，道了一聲「得罪，告辭」，腳微頓處，縱身過河。那少年也將身一縱，跟蹤縱將過去。許超見那少年身法不在自己以下，暗暗驚異，重又請問姓名。纔知他便是陳長泰同父異母兄弟，名喚陳長谷，本領也頗了得。許超便請他留

步，長谷執意要送，又送了有一里許路，纔將呂村路途指明，同許超分手而去。

許超見天色已晚，離呂村還須繞着山路走好幾十里地。來的時節，白琦曾再三叮囑，說是無論如何不可黑夜拜莊，以免誤會；如果天晚趕不上道，儘可在附近地方住上一宵，明早再去。許超便打算先趕到離呂村不遠的一個清水壩鎮集上先住上一宵，明早再行前去拜莊。主意打定，腳下使勁一趕路，一口氣走了有六七十里山路，繞過了一處山麓，前面便到了清水壩。這時業已是初更時分，遠遠聽見鑼鼓喧天。走到近前一看，一片廣場上，正搭着草臺，在那裏演得好熱鬧的武戲。臺前兩支粗如人臂的大火炬，還有許多亮子油松，照耀如同白晝。臺底下看戲的鄉民，扶老攜幼，擁擠得水泄不通。餘外還有許多賣零食年糕的攤子，大家都爭着來買。端的是豐年氣象，熱鬧非凡。許超本來腹中有些飢餓，見有賣食物的攤子，便不打開乾糧口袋，徑自跑到一個賣燒雞的攤子上，買了一隻肥雞、四個饅頭，又買了一碗粉條湯，加了一勺辣子，就在攤旁胡亂喫了一餐。喫完之後，正打算去尋宿頭，見臺上戲正到好處，順眼一望。猛回頭看見東首站着一個高身量的道人，正同人打聽一個人的姓名，耳朵邊忽然聽到有「羅九」二字，不由注了點意。假裝着往臺上看，身子卻一步一步湊了過去。同道人問答的人，本是一個老年鄉農，等到許超挨近身旁，業已將話答完走去。那道人也自走開。許超見那道人身高七尺以外，年約四十左右，生得虎背熊腰，一張紅臉，映着火光，分外顯出紅中透亮，不由心中一動。許超不敢冒昧，見那鄉農走往西北角人堆裏，仰頭正往臺上看呢。便也捱上前去，在他身後立定。正要想法同那人說話，恰好那鄉農看戲看出了神，不知怎地一用力，用手往後一擺，正打在許超胸前。等到覺出打了人回頭看時，見打的是一個穿着整齊的少年相公，知道惹了禍，急忙賠禮不迭。許超因想借機同他說話，存心讓他打的，樂得就此攀談。那鄉農見許超談吐謙和，愈覺不安，有問必答。二人一路看戲，一路說話，越來越對勁。

不多一會兒，臺上散戲，臺底下的人像潮水一般擠散開來。那鄉農上了幾歲年紀，又全仗許超扶持，沒有讓別人擠跌在地，非常感激。知道許超是路過此間，要往鎮上去尋旅店，便邀許超在他家過宿。許超心中雖然願意，口中不免客氣幾句。那鄉農道：「此處僻在山坳，並無客店，官人總是要往人家投宿，我敬重客官年輕性情好，何必客氣呢？」許超見其意甚誠，便也不堅卻，隨那鄉農走了有一箭多地，便到他家。當下揖客入門，便有長工過來招呼。問起那鄉農姓名，原來姓向，是個小康之家。許超坐定後，慢慢朝他打聽呂村諸人動靜。那老者道：「呂村自從呂憲明回家，郭雲璞來到，昔日手底下的爪牙漸漸又都回來，架弄起呂憲明的三兄弟，名喚呂馬的，無惡不作。前天晚上，我們這裏酬神演戲，知道呂村這些人倚勢兇橫，一毛不拔，並沒有攤他們公份。誰知開戲時

節，呂三帶了一夥打手前來問罪，硬說不攤公份是瞧他們不起，硬要拆臺，給大家今年來個大不吉利。後來經多少人說和，按照演戲的錢，再出一倍給他，會首還給他賠了大禮，纔算完事。你說可惡不可惡？聽說下月初三，要和隔山戴家場打羣架。山裏頭還修了幾座天牢水牢，準備捉住戴家場的人關在裏頭。昨日聽說又請了陳圩的太歲同羅九疙瘩來助拳。好好的太平年歲不過，無緣無故要欺負人，打死架，這是何苦呢！聽說戴家場的莊主也很了得，人也正派，不知怎地會得罪這幾個凶神，這亂子纔不小呢！」

許超又問，戲臺旁邊同他說話的那個紅臉道人是不是本村中人，怎麼生得那般高大身量。向老者聞言，連忙搖手道：「客官年紀輕，出言有些不檢點。適纔我看戲正看得有趣，無意中一回頭，便見那道爺站在我的身後，見我回頭，便笑着同我說話。我起初還不甚在意，後來見他生得異樣，又是一張紅臉。本村同呂村相隔祇有三五里山路，我們這裏又是上湘潭必由之路，兩村的人我差不多全認得，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位道爺，他那一雙眼睛尤其怕人，老是往下耷着眼皮，我不是身量矮麼？我無意中往上一擡頭，恰正對着他那眼縫，也不知他那眼中發的是甚麼光亮，眼光一對，射得我兩眼都睜不開來，他那身量、紅臉，連那雙眼睛，根根見肉的長鬍子，我越看他越像廟裏頭的龍王爺。偏偏今天又是給龍王爺演戲還願，我上了幾歲年紀，知道今天龍王爺既然現身出來聽戲，今年年景一定比去年還好。但是說穿不得，要一說穿，不但沒有福，說不定龍王爺一生氣，就許像前些年呂村一樣，得罪了龍神，一場大水，差點沒把全村淹死，那還了得！所以我恭恭敬敬回了兩句，也不給他說破，我就告辭躲到旁邊，去讓他老人家靜心聽戲。果然我走開了兩步，再一回頭，就看不見他了。凡人走得哪有這般快法？明明使隱身法，不叫凡人見他老人家的真身。不是龍王爺顯靈，還有甚麼？幸而客官沒說別的，不然你明天上路準出亂子。」許超猜他是個能人，因爲不知他是呂村邀來的同黨，所以纔向老農打聽，不想附會到龍王身上去。知道這些鄉下人性情固執，不便同他辯難，便又問道：「據你老人家說來，明明是龍王顯靈了。我彷彿聽他同你打聽一個姓羅的，這又是甚麼意思呢？」向老者聞言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那姓羅的就是羅九疙瘩。要是別人提他的小名，我決不敢答言；因是龍王爺問他，闖出禍來，自有龍王爺保我。不過我見他問時，對羅九神氣還不錯，好似非常關心。莫非羅九本來生有仙骨，後來迷了本性，龍王爺和他有緣，想去點化他改邪歸正麼？」許超聞言，心中愈發好笑。

這時天已不早，二人談了一會兒，早有長工將牀鋪好，端進灰籠，招呼許超安歇。許超睡在牀上，再也猜不透那道人來歷，想了一會兒，徑自睡去。到了天明，向老者親自來招呼茶水點心。許超洗漱之後，用了點心，纔與向老者道謝作別。因爲昨日說是到湘潭去，不好意思改口，祇得先不進村，等到向老者轉身，才抄山麓捷徑翻到山腰，再由山

半取徑進呂村去。才入呂村不遠，看見路上的人對他很注目。許超知道自己面生招人猜疑，也不去管他，徑往前面走去。轉進一個山溝，便遠遠望見呂村的舊寨。正待往前走去，忽見山坡樹林內走出二人，各持兵刃，高聲大喊道：「來人是哪裏來的？」許超不俟那人再發話，便將白、戴二人同自己的名帖遞了上去，一面說明來意。那二人聽說是戴家場的三莊主前來拜莊，便着人飛跑往寨中送信。一會兒工夫，去人回報，請來客入莊。許超隨了那二人走到寨前，早有一個獐頭鼠目的人迎了出來，請他入內相見。許超隨那人進寨，呂憲明早在階前迎接，說道：「許莊主，我們一別將近一個月了。」說罷，揖客入座。許超知呂憲明是挖苦他在魚神洞被擒之事，心中不免有氣，祇好裝聽不見。

坐定以後，許超照白琦囑咐的話說道：「我們彼此近鄰，自從魚神洞舊道湮塞，多年不曾來往。去年年底，聽說莊主從華山回來，本要前來拜莊，白、戴兩位長兄曾令在下去查看魚神洞舊道，不想與貴莊守洞的人發生誤會。在下回去後，白、戴兩位兄長深怪在下辦事不周，諸多冒犯，因爲忙於度歲，不曾早來請罪。過年以後，敝村事忙，陳圩之約不久到期，着在下前去下書安駕，就便請問陳圩莊主，到了二月初三，是否容我們弟兄三人前去登門求教？到了陳圩，纔知陳、羅二位業已駕臨貴莊。白、戴二位兄長聞知，又着在下前來，一來向貴村負荊，二來請問陳、羅二位，能否到了二月初三，光降鄙村？如能移尊就教，愚弟兄是日略備水酒粗餚，請陳、羅二位與貴村諸位前去赴宴，就在酒席筵前負荊，以全多年鄉鄰和氣。」說罷，便將書信取出，託呂憲明轉交。呂憲明接過書信，說道：「陳、羅二位原打算二月初三，在陳圩候三位大駕光臨，不想陳莊主的母親染病在牀，受不得驚嚇，特來呂村商議。正想派人到貴村去說，請三位另約地方，或者登門請教。許兄來得正好，就煩許兄回去，說我等二月初三，準到貴村叨擾就是。」許超口頭道了聲謝，便起身告辭。呂憲明倒很講面子，直送到大門外邊，纔行進去。

許超滿以爲此來不定要鬧出甚麼亂子，沒想到事情如此順手。離了呂村舊寨，往回路便走，剛剛走過適纔入口的山坡上，忽聽有兩個人在樹林之中說話。許超人本精細，忙將身隱伏在崖旁僻靜之處側耳去聽。祇聽一個人說道：「你說得也太邪了，一個年輕小姑娘，會有那麼大本領？我不信。」另一人說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世界上奇怪事多啦。你是纔回來不多日子，不知細情。你以爲我們莊主還是從前一般，盡仗教師、打手助威麼？告訴你說，他自從那年受了那個遊方和尚欺負，一賭氣跑到華山，尋着一位會吐火的神仙，練會了許多法術。去年纔辭別下山，打算重興舊日基業，揚名天下。又加上新來的那位郭真人，更是本領了得。有人看見他嘴一張，便吐出一道火光，將人活活燒死。去年大年三十晚上，那個戴家場的奸細武功何等了得，不是傷了我們好多人，後來被我們莊主和羅九爺親自動手，纔將他捉住的麼？昨晚擒住的那個女子，不過會跳高，會打暗

器，武藝也還不錯，莊主不該小看了她，纔被她打了一弩箭。後來將她擒住，問她來歷，她執意不說。莊主本來要將她活埋，以報一箭之仇。偏偏郭真人見她生得美貌，打算收她做一個老婆。這小姑娘倒也烈性，起初被擒，簡直是殺剮聽便，不發一言；及至聽說要她歸降成親，更破口大罵起來。郭真人生了氣，纔把她下在螺螄灣石牢之內。你以爲她本事大，還不知在她以前來的那兩個女子本事更大呢。」以下談的便是上文金姥姥門下何玫、崔綺被擒之事。

許超從這兩個人口中聽說又有一個女子被擒，不由激動義俠之心。暗想：「何、崔二位俠女原說回山去請她們師父金姥姥，並尋幾個幫手，準在二月初三以前趕到戴家場。如今相隔已有多日，尚不見來到。莫非何、崔二俠女請不來金姥姥同別的幫手，不好意思來見衆人，故此單身去尋呂、郭二人拼命？但是既知能力不敵，何以又來犯這種無謂的危險？」又覺不對。依了自己脾氣，便打算跑進樹林將那兩人擒住，問個明白。因是來時白琦再三囑咐謹慎小心，不要多事，自己也知呂、郭、羅三人厲害，又在白天，不敢輕舉妄動。仔細盤算，估量自己能力同呂、郭、羅三人動手，雖然一個都不是對手，要是趁他不防，偷偷前去救人，或者不至於就遇危險。自己既以英雄俠士自命，明明見着一個義俠女子陷身虎穴，貞操性命全在危險萬分，豈容坐視不救？主意拿定，雄心陡起。

他所伏的地方，正是入呂村的口子。這時正是辰末巳初，湖南人喫早飯的時候。許超往四外一望，見沒有人過來，正要站起身，忽覺林內好半天沒有聲響，悄悄探頭一望，不由大喫一驚。原來那樹林內適纔說話的兩個防守的人，俱已捆綁在地。急忙進林一看，這兩個防守的人都被人點了啞穴，不能轉動。許超拍醒轉來一個，問他被何人捆倒。那人見許超救他，疑是本寨派來的接應，便對許超說道：「我二人正在談天，忽從邊崖上躥上來一條黑影，正要打鑼，人還沒有看清，便被她點倒，纔看出是一個穿青的小姑娘。她拿寶劍架在我的頸上，問了問螺螄灣的路徑，將我二人捆上走了。我這兩隻手麻得要死，你快替我解開，再去追奸細吧。」許超正要盤問螺螄灣的路徑同那被擒女子的詳情，忽聽崖下又有人說話的聲音。那人便高叫道：「四哥快來，這裏有奸細了。」許超疑他看出自己行徑，聞言大驚，急忙將那人重新點了啞穴，將身伏在一旁。見那崖旁上來的兩人，手中各拿着傢伙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兩個又大驚小怪做甚麼？」走到近前，見他先來的夥伴被人捆倒，不由失驚道：「你兩個怎麼會失風了？」說罷，雙雙過去就解二人身上捆的帶子。許超更不怠慢，一個寒鴉掠地勢，躥到二人跟前，把這後來兩個接班的也點了啞穴。重又解開先前那人，用手中寶劍逼着問那女子被擒經過。

許超聽那人說的相貌身材頗似湘英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心想：「湘英武功雖然了得，但

是魚神洞既過不來，那人又說是在寨中擒住的，當然還是從別的路徑來。要不打魚神洞來，由戴家場到呂村，須要繞十幾處險峻山峯，有一百多里的山路。自己走時已在下午，況且雲鳳和她形影不離，除了半夜偷走，白、戴同淩氏父女決不會讓她一人來此涉險。半夜動身趕到此地，無論如何，她沒有那麼快的腳程。可惜那適纔捆人的女子沒有被他們看清面目，不知是否雲鳳，如果是雲鳳，當然被擒的是湘英無疑了。且不去管她是與不是，先去救出那女子再說。」當下解開那後來兩個防守人的束身布帶，像先前兩個一樣，如法炮製捆好，分放在四個岩角僻靜之處。把心一橫，便往螺螄灣走去。

這時村中人早飯已過，山中漸有行人。許超不敢在明處，翻山爬崖，揀那僻靜之處鷺伏鶴行，悄悄偷身過去。到了螺螄灣側一看，原來三面俱是高崖絕壁，一面是一個無底深潭，西石崖上有一個三尺方圓的小洞。許超見洞旁大石上坐着兩個防守的人，各拿兵刃銅鑼。由上至下，高有十丈。祇好繞道下去，再由潭側躥上去。便遠遠抓着古藤，墜到谷底。屏着氣，一步一步伏行到離那洞口約有丈許遠近停住。那二人也正談得有勁，並沒有防着有人從後暗算。許超到那二人身後不遠，把氣運足，正要做勢朝那二人撲去。忽見那二人坐的大石旁邊躥起一條黑影，接着噹啷一聲銅鑼掉地的聲音，把許超嚇了一大跳。